

我的电梯梦

吕云兰(莲都)

我原来住在一个老小区的7楼,有跃层,也就是复式的房子。房子的地段、结构都不错,8楼有一个大露台,可以种草、种花、种菜。我家盆景花草林林总总有60多盆,一年四季有花开放,早晨,小鸟呼朋引伴、叽叽喳喳,可谓鸟语花香,蜂飞蝶舞。我们享受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

这幢房子是地面车库,没有电梯,连车库层算进去,是8层、9层了,上下楼梯109步。每个单元14户人家。2016年,住户们获悉可以加装电梯,也有的小区已经装了电梯,看到《处州晚报》上发了装电梯的效果图,非常高兴。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我们也做起了电梯梦,努力争取吧!

当时我们7楼两户对加装电梯的想法比较迫切,我们到建设局咨询了装电梯的程序,拿了表格,着手准备。首先要有三分之二的住户同意加装电梯,要住户签名。这个签字难倒了我们,首先是住户思想不统一,下面几层的人,认为加装电梯没有必要,高层的住户有的在别处也有房,还有的是年轻人,要还房贷,没有钱,身体好又不怕走楼梯,也不想装。更有人是出于妒嫉,装了电梯,高层的住户房屋就会增值,14户就有14种想法。对于各种想法,我们住高层的人都能理解,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换位思考,如果我们自己住底层,也许也不愿意装。

总要有人牵头,我和同层的陈老师就主动地承担起找人签字的义务。我们分析各家关系,笑脸相迎,好话说尽,求爷爷告奶奶,几个月的时间,总算签来了9户,剩下的5户中只要再签一户就达到三分之二的要求了。可就是最后一户难上加难。陈老师分析,有一户的外甥和他儿子是同学,女儿和他老婆是同事,平时关系比较好,应该没问题。然而去签的时候,男主人当面不好意思反对,借故下楼了,女主人倒是很客气,也想签字了,男主人在楼下打电话,女主人接到不准签的指令,我们也不好为难了。

这签字传到最反对加装电梯的1楼女人耳朵里,女人将所有的住户集中起来,发表演说,很直白:装了电梯,会影响采光,会吵到楼下的住户,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坚决斗争到底。想装电梯,没门!这样一来,在她的号召下,有的已经签字的住户也好像被骗的感觉,有些后悔。我和陈老师成了过街老鼠……

做了几个月的无用功,我有些懊恼,早已在脑子酝酿好的上下电梯的快捷梦破灭了,梦醒时分,想通了,看透了,脑子转弯了,也没有什么,为什么要吊在一棵树上呢?我就把房子卖了,另找电梯房,换个房子不就行了吗?当年我就住上了电梯房。又过了一两年,邻居打电话给我,说竭力阻碍装电梯的一楼女人因病去世了,现在装电梯是时候了。我说既然放下,就不再怨天尤人,不再计较了,反正住哪都一样。有句话叫作“换个思路,就是出路”。

母亲的早晨

修月琴(云和)

最近因为兄长身体微恙,照顾老母的任务自然由我来接替。清晨6点,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早早响起,我必须为母亲备好一天的食物,就像当年母亲摸黑起床为我做饭,赶去几里外的学校念书一样。那情景是那么清晰,至今还历历在目。甑饭、米汤早已经香飘灶间,简单的饭菜已经摆上。母亲怕我迟到,贴心地盛好饭,待我洗漱完毕,正好还温着。虽粗茶淡饭,却可口美味。吃饱饭的孩子自然是不一样的,蹦蹦跳跳永远不知疲倦。读书声朗朗清脆,飘出窗外,越过云层,像孩子自由的心,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母亲坐在老家门口的竹椅上,许是等了好一会了。看见我,略显疲惫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日渐无神的眼睛似乎也清亮了一些。我一一展示带来的食物,母亲像个孩子般好奇,总是不断地夸,还时不时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的呀?同样的问题一问再问,老母亲有些糊涂了,可无论忘记什么,她始终不会忘记,每天早上她的儿女一准会回来。“倚门引颈望儿归”便是她起床后的头等大事。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玩得忘记回家一

样,待得“夕阳没云际,村妇唤儿归”。只不过时间从黄昏变为晨曦,主动寻找成为被动等待。母亲年纪大了,需要服用各种药物,每一种药的用法用量她总是记不住。就像儿时的我们很难分清p和b、2和Z一样,母亲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接受它、识记它。哥哥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一日三次的药量分作三份,盛放在不同的小杯子里,做上母亲易识的记号,这个问题才得以圆满解决。冬去春来,万物生生不息。生命就在这轮回中变化无常,显隐莫测。

整理母亲的厨房餐桌,她一路跟着,生怕我丢弃了她的宝贝物件。这个是有用的,那个还能用,这点菜好吃的,那点饭热热可以吃……小时候的我是母亲的小尾巴,一路跟着还要念着:“妈,没有东西吃,妈,没有东西吃……”此时的母亲不紧不慢地回我:“妈有东西也没时间吃。”我急了,大声地说:“妈,我没有东西吃!”“哦,是你没东西吃啊,等下给你拌个猪油酱油饭吧。”小尾巴达成目的,雀跃地飞走了。猪油酱油拌饭,人间珍馐呢!赶紧到小伙伴中间炫耀去吧。

安顿好母亲的日常,我要去上班了。母亲特别着急:“不要迟到了,好好工作。”赶紧催着我走,就像当年去念书生怕我迟到要挨批评一样。一路送来,拐了好几个弯,重复叨叨着已经无数次的话:开车慢点,记着明天来啊。见我车开走了方安心离去。后视镜中的母亲倚着电线杆,佝偻着腰,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似乎这样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视野中停留得更久一些。

母亲就在这迎来送往间开始了她一天的生活。



感叹乌鸦

吴炜(龙泉)

初识乌鸦,是童年时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故乡人称乌鸦为“老哇”。

在小村四周那些枝叶繁茂的大松树、大柳杉上住着不少乌鸦和喜鹊,还有几只猫头鹰。猫头鹰平时无声无息,只在夜幕降落后才发出一阵“郎郎郎”的叫声;喜鹊在人们有不吉利的事或天气不好时躲得远远的,专挑阳光明媚的清晨在枝头上“鹊鹊鹊”地叫,常能讨人喜欢。乌鸦就不同了,它们不管早晨黄昏、阴晴冷暖,只要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地面上空毫无顾忌地且飞且鸣,或者停息在屋后山岗那些伞型大松树上“哇!哇!”乱叫时,肯定预示着什么不祥之事,每当这个时候,人们的脸上即刻会露出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表情,有的人则会指着乌鸦大骂:“这该死的老哇!呸!呸!还不快死开!”并用力往地下吐几下唾沫,表示不染晦气。

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乌鸦是死亡、恐怖、不吉利的象征,是报丧鸟,每当听到它们发出的“哇哇”声,人的神经就会紧张起来,从而对它们产生一种恐惧和厌恶的情绪。“鸦啼古驿楼”“枯藤老树昏鸦”“汨洒崇陵噪暮鸦”……在我国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把乌鸦与荒凉的坟地、枯树、破庙等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厌鸦文化、恐鸦心态。

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年龄的增长,我对乌鸦的认识在不断地改变。首先是儿时读了《乌鸦喝水》的课文,后来又知道了日本乌鸦吃胡桃的事——在十字路口,当红灯亮时,乌鸦们飞到地面把胡桃放到停在路上的车轮胎下,等绿灯亮时车子把胡桃碾碎后,它们再次飞到地面上享受胡桃肉美餐。原来乌鸦是那么聪明的鸟呢!而听了“乌鸦反哺”的故事后,我才知道这种让人们讨厌的鸟不但聪明,还拥有一种值得人类称道的美德——养老、敬老。据说母鸦年老体衰,双目失明飞不动的时候,乌鸦儿女们便轮番觅来食物喂到老母鸦的口中,以回报养育之恩。我真的被感动了。我想,抛开种种文化附着,乌鸦只是很正常的一种鸟而已。乌鸦的鸣叫,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告诉人类什么,能预示什么,它完全是从自己动物本能出发作出反应,因为它具有特殊嗅觉功能,对气味尤其对肉类的气味反应敏感,当它们闻到快要死亡或已经死亡的动物所散发的气味时就会本能地发出鸣叫,其目的是呼唤召集同伴。不是乌鸦叫引起死亡,而是死亡引来了乌鸦,但人们总把灾难都怨到它们头上,好像一切不幸都是它们给带来似的。因此,什么不祥之鸟、邪恶怪鸟等等都是人类强加到乌鸦头上的不实之词。

看来,人们真是冤枉了乌鸦,乌鸦们千百年来蒙冤非浅啊!今天,当我用一种正常的思维和眼光去看这种鸟的时候,我发现乌鸦真是一种经得起审美的鸟儿。你看它那一身黑绸缎般光滑柔亮的羽毛,表面上还显动着一层蓝幽幽的神秘光绒,是庄重又肃穆;它那大于一般鸟又很得体的喙,让人想到角的质地,坚硬而贵重;它那一双晶晶发亮的眼睛,除了闪动着无比灵敏的光之外,看不出有什么邪恶的东西,阳光下当它低头觅食时偶尔向天空一瞥,便会闪出一丝瞬间即逝的亮光;它那一对与众不同的黑翅膀,长过尾巴,往身后一交,显得有力而优雅。它们热爱集体,组织纪律、团队精神很强;它们忠于爱情,一夫一妻,终生厮守。唯一不足之处,是它们的嗓门过大,声音嘶哑,叫声不雅,但这只能怪造物主了。

只要地球尚存,乌鸦都与人类同在……

